

哈尔滨文史資料

第六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稿 约

一、本会征集自清末戊戌（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欢迎各界人士投稿，或对本会出版的《哈尔滨文史资料》提出补充和订正。

二、本着“广征博采”的原则，凡属这一时期哈尔滨市或与哈尔滨市有关的军事、政治、工商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华侨、民族、宗教、社会风尚等内容的资料，包括照片、函电、日记、遗作、手稿等原始资料，均在本会征集之列。请选择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写述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内容务求真实、准确、具体，文字表达力求清楚。写述时可以参考或引证有关的文献资料，但必须以亲历回忆为主。

三、来稿不拘长短，不限体裁，但应按写述的历史阶段、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独立成篇或自成章节，以便于审阅和利用。

四、本会对来稿根据其史料价值和写作水平决定是否收留。
收藏的稿件，将精选一部分在《哈尔滨文史资料》上发表，其余的供作研究参考或日后编辑专题史料之用。

五、本会对收留的稿件实行按质付酬，评定后分别付以稿费、资料费或笔墨费，款项邮汇作者，处理时间一般为三个月。没有史料价值的一律退稿。

六、请勿一稿多投。凡打印、复印的稿件，应说明是否多投，未说明的，不予付酬。

七、来稿请用稿纸缮写清楚。

八、来稿请寄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 马忠骏先生事略 辛培林 整理 (1)
沙俄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 张福山 (23)
阿城县丰村开拓团的史料点滴 周福臣 (31)
忆“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 关沫南 (39)
哈尔滨——孔罗荪文学艺术生命的摇篮 韩文达 (87)
“九·一八”前后罗烽在哈尔滨 韩文达 (90)
三十年代骆宾基在哈尔滨 韩文达 (94)
张权在哈尔滨 金 汕 (97)
三十年代哈尔滨的几所师范学校 程 聰 (101)
回忆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 唐忠恕 (113)
建国前哈尔滨的聋哑教育 王兴仁 (118)
《哈尔滨新报》与《东北红旗》 何耿先 (124)
《哈尔滨公报》琐记 崔铁肩 (130)
《国际协报》漫记 方未艾 (136)
《午报》的历程 赵展鹏 (161)
质疑·补充·订正
对《吉林师管区征兵始末》中关于长春解放当时的
记实的更正 史 说 (149)
小资料
郭沫若为兆麟小学题字 柳千程 (93)
庚款 (112)

马忠骏先生事略

辛 培 林 整 理

编者按：此文是根据刘成栋同志（一九四六年五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任哈尔滨市市长）、仲秋同志（哈尔滨市政协第四届副秘书长）和马忠骏先生的遗孀韩素、女婿吴玉如、后人马维邦、马维洲、马维圃、马维慈、马骥、马维权、马淑蕴、马淑芳、马淑敏、马佩琏、马明达、马明伦、马明勤、马平，以及马忠骏先生生前友好和身边了解情况的人徐達久、姒元翼、刘殿胜、张金春、孙希臣、王兆庆、张守忠、谷振声、李鹤亭、钟一麟等同志提供的回忆材料，并参照有关档案资料整理而成。其中马维权、马维慈、马骥提供资料较多，并做了不少组织工作，最后请辛培林同志整理成文。

已故哈尔滨市政协委员、爱国知名人士马忠骏，原名马德扬，发蒙后慕岳忠武王之为人，改名为忠骏，字荩卿，一字无闷，又称遁园、遁庵，自称遁园居士、遁园老人、无闷主人。一些诗文书画界人士亦称其为遁老、遁翁。

马忠骏生于一八七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同治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故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

一、清朝末期

家 世

马忠骏祖籍山东省登州府蓬莱县。先人因参加清初的战争，

编入汉军镶白旗，徙居奉天海城接官堡，世代务农。其曾祖马有英因应征戍边，以功授昭武都尉，家道亦随之变为小康。尔后，因其祖父马鸿典早逝，家境每况愈下，到马忠骏发蒙之年，其家已是“一门之齿既众，二顷之田并虚”，无力送他读书了。一八七八年，幸而有位同宗兄弟就读，需要陪读，马忠骏方得以入塾。

一八八九年，马忠骏去盛京考秀才，三场未竣，其父马庆升去世，于是，他便奔丧，归里守制。马忠骏兄弟三人，其为长兄，虽弱冠之年，已不得不承担起养家度日之责。

谋 生

幼读经史的马忠骏，不忘圣人、先哲的教诲，不肯虚度一生。他认为，一个士人，即使为了谋生，也应当以仕进为己途。所以，他既未务农，也不经商，而是托人在盛京将军衙门里谋得了一个额外效力书记的职务。这个差使虽只管衣食，不给俸禄，年节或有赏赐，但却是一个进身之阶。他在《遁园自记》中说：

“年二十而孤。无以供吾母菽水，稍习吏事，谋升斗之禄”。他在后来的《述怀》诗中又说：“场屋屡被困，椿帏降严霜。男儿当自立，自古重显扬。既具凌云志，背井去沈阳”。这些都是他的这段历史的自述。

步入仕途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盛京将军衙门文案处的公文电稿来往频繁，一刻数撰，异常紧张。恰在此时，文案处的一些文案委员节假日未归，办事人手格外短缺。这成了马忠骏施展才能的良机，尤其是他的文笔之工颇受盛京将军裕禄的赏识。于是，马忠骏被擢为文案委员，随将军左右从事。后来，因办理文案出力，保充宁远盐厘局长。一八九七年，因中俄“合办”东清铁路之后，分别设立了三省交涉局，马忠骏充任交涉局委员。

受命于危难之际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并席卷着东北大地。沙俄借

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分兵多路，侵入我国东北。俄军所到之处，杀烧奸淫，无恶不作，东北人民惨遭蹂躏。这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逃往西安，而东北的局势更是一片混乱，各级官府乱作一团。这正象当时主政东北的盛京将军增祺给太后、皇帝的奏折中说的那样：“邀副都统、各部侍郎、抚尹、学政会同计议，至者仅三、四人，而道厅协佐各员，亦无一肯效烛之武向戍之说……奴才左右，只有戈什数名。而败兵、土匪沿途抢劫，虽悬赏千金，无人肯往”。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主和派首领增祺想向俄军乞和，也无员可派。加之，同气焰嚣张、嗜杀成性的俄军打交道，犹如入虎穴、捋虎须，更无人敢去了。危难之际，马忠骏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激励之下，挺身而出，请命为使。增祺见他这样一个最下级的文案委员，官小职微，担此重任，甚是犹豫；然而，又见那些高官们一个个都缩头缩脑，畏葸不前，无可奈何，只好准其所请，给马忠骏派了一名通事（翻译）和十几名护从，于是，马忠骏一行人便前往旅顺。

进入俄军占领区后，俄兵蛮横无理，耀武扬威，他们用枪指着马忠骏等人叫喊：“枪毙中国人！”马忠骏的随从人员见此情景，非常害怕，请求折返。马忠骏认为，出使不能辱使命，跟随者去留可自便。于是，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马上正襟危坐，俄兵见状，也未敢冒然行事。

马忠骏到旅顺后，被俄军扣押起来，几经周折，方见到了旅顺俄军要塞司令、海军中将阿历克塞耶夫。阿历克塞耶夫对马忠骏进行了威吓、刁难、嘲讽和利诱，他先问马忠骏怕不怕死，后又说增祺没有亲自来，马忠骏没有全权，不能开议，接着便笑话增祺为首的中国军队听到枪声就逃跑。马忠骏对阿历克塞耶夫进行了义正辞严地辩驳和巧妙的回答，他说：“怕死我就不来了；正式会谈未开始，先由交涉人员联络，不必要来全权代表，这是外交惯例；中国军队是为了议和，服从命令撤退，不是逃跑”。

阿历克塞耶夫见马忠骏不吃硬的，便又装出一副爱才的面孔，吹捧马忠骏能干，并要推荐他为奉天之长，帮助俄军维持地方。对此，马忠骏不卑不亢，申明大义，表现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忠心，他说：“俄国军队能占领中国领土，却不能强夺中国之主权；能打败中国的军队，却不能征服中国的人心，更无权在中国领土上荐任中国官员”。马忠骏的这番话，使阿历克塞耶夫无言以对，只好翘着大拇指说：“马将军，说得好，真会说！”于是，阿历克塞耶夫便让马忠骏转告增祺，派有顶子的全权代表来谈判。马忠骏便夙夜兼程，驰回奉天复命。这时，增祺早已弃城逃走了。

马忠骏在通往新立屯的路上赶上了增祺，增祺仍无员可派，便给了马忠骏以副都统职衔，再去旅顺与阿历克塞耶夫议和停火。马忠骏二次到旅顺后，与阿历克塞耶夫达成了双方立即停火，俄军停止进攻，不再前进，地方秩序由中国地方当局维持的口头协议。

这次交涉活动，使马忠骏名扬关外，俄国人称他为“马将军”，中国人称他为“马大胆”。林纾（琴南）在《马遁庵生圹铭》中说：“君（指马忠骏）沈审有意，略胆兼干，人且辩慧，不为人屈。庚子变生于内，列强麻起，而北邻尤慄，锐将窥扰陪京，总督增公遣君赴旅顺，与大酋阿力克协夫议停战，君以诚信谕，至于累日，阿力克协夫不能夺，卒如议以旧，于时君以使才名关外矣”。

马忠骏和后来任哈尔滨外交特派员的钟毓在这时同是增祺麾下的文书，曾一起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他们两人拜了把兄弟，结为世交，两家来往亲密，钟毓之子钟一麟拜马忠骏为义父。

参与收编绿林

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马忠骏“遵顺直善后赈捐例，报捐监生，同日加捐同知，分省试用，并报捐花翎，嗣经

吏部核准注册”。

一九〇二年前后，东三省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到处是散兵游勇和一大批流离失所的破产农民及手工业者，揭竿而起，各竖绿林旗号。仅在辽河一带就有洪辅臣、金寿山、冯德麟、张作霖等股出没活动。他们打官劫舍，不仅扰害百姓，也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于是，清政府在无力剿灭他们的情况下，采取了分化、瓦解和收编、招抚的政策。马忠骏捐同知后，受当局委派，参与收编了冯德麟。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他“因通海剿匪肃清案”，经盛京将军增祺“奏保免补本班，以知府仍分省补用”。这样，马忠骏就在两年之内，由一名普通的文案委员一跃而成为知府了。

经营营口

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八月，经部议准，是年冬奉委营口厘金局帮办，翌年，改任为总办，并兼营口交涉事宜。一九〇五年（光绪三十一年）马忠骏经盛京将军赵尔巽委任，兼理营口转运局总办。是年十月，赵尔巽专摺奏保马忠骏以知府留于奉天候补。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春，马忠骏又兼办营口渔业事宜。同年，他“因办理交涉措置裕如，税厘长征倍蓰，经赵尔巽奏保，免补本班，以道员仍留奉天补用”。这样，营口的厘金、交涉、转运、渔业等重要部门都置于马忠骏一人管辖之下。这时，马忠骏被人们称为“太守”，他也才成了名副其实的“马道台”。一九一〇年（宣统二年），主持东三省清理财政事宜的熊希龄委派他调查三省海关及各捐税差使。

转任吉林

马忠骏长期生活在东北，他一方面亲眼看到东北荒原千里，土质肥沃，亟待开垦；另一方面又深切感到强邻逼境，边防空虚，因此，他同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一样，上书建议屯垦戍边，陈述屯垦戍边的重大意义。不久，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东

三省总督赵尔巽就委派他为吉林省屯垦局局长。他对新职非常重视，“安边大计举屯田，独立鸡林（吉林）策万全”。正当他想要在屯垦事业上有一番作为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又改派他充任它职，马忠骏屯垦戍边的愿望未能实现。

二、中华民国时期

追缴赃款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吉林省的榷运官员趁乱打劫，将百万巨额税款私分后逃走。东三省地方当局为稳定形势、整理财政、追回赃款，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二月，马忠骏“经奉天盐运司稟奉前奉天都督赵（尔巽）委充吉林官运局（次年改为榷运局）局长”。动乱之际，人心不稳，要追回赃款，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然而，马忠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采取了宽严相济之法，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他一面申明大义，即凡当事人主动交回款项退赃者，既往不咎；一面陈说利害，对不听劝谕者，另行论处。不久，逃款大部分追回了。这件事的成功，使马忠骏博得上下的称赞。林纾在《马遁庵生圹铭》中写道：“辛亥之变，吉林全省榷运无所控摄，庶僚窃藏逃匿至百余万之钜，君（马忠骏）于此时受事纠刷，而群吏感其廉诚，自相催勒，无复逃漏，商民称便，官帑以充”。

“马急办”

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吉林榷运局“归部”后，马忠骏来黑龙江省，任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省军务兼巡按使朱庆澜的顾问官。同年九月二十三日，黑龙江巡按使公署任命他为驻哈尔滨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十月一日接任视事。当时，吉林省铁路交涉局属吉林省，管辖地区及职权范围是松花江以南的铁路交涉事宜；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属黑龙江省，驻地在哈尔滨，管

辖的是松花江以北的铁路交涉事宜。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地址就在现在道里一中身后，出门向东处。人们对马忠骏都称他“马总办”，表示对他的尊敬。

马忠骏任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期间是做了一些事情的。一九一四年，中国轮船“庆澜号”首航黑龙江，帝俄为霸占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三江航运权，竟视黑龙江为其内河，阻止“庆澜号”航行，制造了“庆澜号事件”，马忠骏受命处理了这件事。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黑龙江省在为“办理交涉人员择尤请奖”时说他“接办局务数月以来，办理积案甚多，遇有重要事件，一经洽商，即可融解，极为得力”。他作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日本人对他又怕又防，防他作奸细，怕他反对日本人谋取特权；俄国人对他也防备。日本人、俄国人对他怕和防备，都是因为外交关系。

一九一八年五月，马忠骏还兼任东省铁路公司督办所参议。

市政管理局局长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当局陆续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地区一部分行政权。一九二一年二月五日，公布了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章程，设立了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任命滨江道尹董士恩为局长，马忠骏为副局长，中东铁路沿线各地市政由该局管辖。是年七月，马忠骏升任为局长，直至一九二五年。

在此期间，马忠骏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兼任呼嫩铁路局名誉总办，一九二五年八月兼任呼海铁路公司监事。

他在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任局长时，曾主持修建了哈尔滨的通道大街，即现在的中山路，栽下了两旁的榆树。他的夫人出面作校董，募捐创办了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

富于同情心

马忠骏心地善良，经常诚恳、热情地帮助青年学生和贫困人家。有一个叫吴汉涛的青年，去日本留学毕业后，打算去美国勤

工俭学，进一步深造。当时，去美国的路费需用哈大洋八百元左右，吴汉涛无法弄到这么多钱。马忠骏的翻译徐達久代他募捐，马忠骏一人就拿三百元，使吴汉涛终于如愿以偿，去了美国。有一次，马忠骏从滨江道尹公署返回交涉局的途中，遇到一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孩跪在地上讨饭，马忠骏见状可怜，给了她五元钱，老太太连忙叩头感谢。

谷迁桥是清代的秀才，自治研究所毕业。一九二四年春，任滨江县第三讲演所所长，过着清贫的粉笔生涯。那时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可是马忠骏却不然，不端官架子，经常去谷迁桥家拜访。

马忠骏任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时，高崇民任秘书科或教育科长职。高崇民为人正直，当时对他有沾红(即与共产党联系)之说，并有人要加害于他。在这种情况下，马忠骏对高崇民给予了资助，并设法帮助高崇民脱离了险境，南下从事革命活动去了。

在马忠骏任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时的秘书、总务科长吴玉如，曾与周恩来同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在一个班，他们是同学又是同岁，同窗了两年。有一次，周恩来来哈尔滨，找吴玉如。吴玉如当时住在丁质初(他正办轮船公司)家，房子很大，是马忠骏介绍去住的。周恩来在吴玉如家住了四、五天。当时似乎是秋天，陪周恩来去的有赵松年、邓洁民，他们还照过像。周恩来走时，吴玉如为了使周恩来有充足的路费向马忠骏要钱，马忠骏不问做什么，要多少给多少。

会 见 犬 养 穀

大约在一九二六年，日本政客犬养穀去苏联，路过哈尔滨，正值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在哈，他在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设宴招待犬养穀。在宴会开始之前，马忠骏和犬养穀交谈，犬养说：中国

古代的《易经》上说，二人同心，其力断金，我们两国应该特别亲善友好。马忠骏回答说：是的，两国应该亲善友好，但友好必须在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平等对待的前提下进行。马忠骏这句话的含意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就不再往下说了。

营建遁园

“遁园”这个地方，在哈尔滨是鲜为人知的。而殊不知老哈尔滨人皆知市区东南的“马家花园”即是“遁园”。因为遁园的主人是马忠骏，后来马忠骏又将其家迁居于此，所以，遁园就俗称为“马家花园”了。

遁园是马忠骏从一九一四年任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时起，至一九二五年东省特别区行政管理局局长卸任时止，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营建的。

马忠骏为什么要营建遁园呢？还得先从“遁园”这个名称谈起。顾名思义，“遁园”的遁字，就是逃离、隐归、回避之意。其出处则是《易经》上说的：“遁世无闷”，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逃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室名、园名也都是如此。由此可见，马忠骏营建遁园，又把自己的别号称之为“无闷”，其真实思想乃是要逃遁避世，把遁园作为他逃遁避世之处。字、号、室名、园名都是中国古代沿袭下来的一种表露心迹的形式，它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情趣、品格，有的高尚，有的平庸，有的积极，有的消极，有的进步，有的反动。遁园这个名称，也同其他的室名别号一样，不仅透射出了马忠骏的心迹思想，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初这个时代的风貌，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产物。马忠骏要逃遁避世，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社会状况分不开的。他三十多年的宦海生涯，正值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之时，亲身经历并看到了清王朝的腐败和它的垮台；帝国主义是何等的横行霸道；民国之后，政局仍不稳定，今

日袁世凯称帝，明日张勋闹复辟，接着北洋军阀各派各霸一方，混战不已，民不聊生。而地方情形有过之无不及，黑龙江省在民国之后的十余年间，最高行政长官犹如走马灯，来去匆匆，先是宋小濂、朱庆澜，接着是毕桂芳、许兰洲；不久又是鮑贵卿、孙烈臣、吴俊升，东省特别区也是屡易其首。这种现象，反映了不同派系之间的激烈角逐。伴随着这种现象而来的是官场的腐败不堪，营私舞弊，贿赂公行，尔虞我诈，互相排斥。这一切，使马忠骏不仅没有青年时代的那种“既具凌云志”、“自古重显扬”的豪情了，而且对仕途厌倦了，对政治丧失信心了。这在他的著述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摘录于兹。

《遁园自记》中说：

“余家本山东，先世自清初转徙出关，隶汉军镶白旗，卜居于盛京之海城，世惟击壤歌作息而已。至余乃日逐于车尘马足间，官资堆几，甚无谓也。此三十五年中，饱饫忧患，白云苍狗，变幻纷纶，而余亦垂垂老矣”。

《叙怀》诗中写道：

“早岁离乡间，奔走常未遂。谋求虽多端，无托将焉寄。商贾非所学，宦途尤非易。趋承看颜色，言论合众议。愚拙人笑痴，耿介招俗忌。旧学渐无用，新政况未试。急流宜勇退，素餐亦当避。屡空嗟箪瓢，折腰非素志。毅然赋归来，年才五十四。莳瓜东门外，植果遍山地。不受名利牵，常得安稳睡。时读东坡诗，或效渊明醉。返璞而归真，喻义不喻利”。

从其诗文中可以看出，马忠骏营建遁园，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也有其它一些思想的影响。他在孩提时代，祖母和母亲教导他说：“当官的，阔眼前；做买卖的，花几年；种地的，万万年”。当他经历了仕途的艰辛之后，古国以农为本的思想和先辈的教诲也起了作用。

然而，马忠骏营建遁园不是完全消极的，他除了对时弊不满

外，也还有对祖国边疆的热爱和发展农艺、移民实边的愿望。他在《田园诗钞序》中写道：

“满洲边荒未垦，尘沙蔽天，白草黄云，弥望无际。田园种植之法，在上者日夕营营而不得见其要领。亦以龙沙万里，幅员辽阔，又值国家多故，未暇采移民实边之策。有识者伤之也。”

忠骏生长边陲，家故业农，犁雨锄云，童而习之，实所心契。壮岁从政，回翔白山黑水间者三十年，胼胝周原，荒芜不治，又未尝不心焉惜之。然自公退食，杜门谢客，盘洞高躅，盖未一日去诸怀也。

近于距哈尔滨八里之马家屯置地数百亩，自辟林园，莳果蔬菜，为晚岁憩息之所。”

遁园面积约二百余垧，大多数是果树林、菜地，还有鸡舍、兔舍、鱼池，还筑有石碑、生圹和亭阁、住宅等。

在这里，大门的门楣上，高悬着题有“遁园”两个大字的匾额。在他的私宅大门上也悬着“遁庵”的横匾。园中有古朴的中式亭子数座，每亭均有趣名的匾额。各亭和房舍的明柱上，都挂有木刻的对联或条幅，大都是陶渊明、王维等名家诗句。

马忠骏在遁园种植了大片果树，也栽了许多花草。每逢春季，各种花卉与果树之花竞相开放，花海一般，花香四溢。这里被称为哈尔滨的八大名胜之一。每逢春、夏、秋季，游人络绎不绝，即使冬天也是游人不断。不仅有哈尔滨的游人，还有外地来哈尔滨的人，他们也以来此一睹，引为快事。

遁园初建时，建有五间灰砖瓦房，其中三间较大，两旁各有耳房一间。马忠骏给此房定名为“晚稼轩”，做为别墅和遁世之所。当时也做诗社之地，与一代名流写文、吟诗、作画。

晚稼轩前一、二千米外有一片松林。林木深处，有一水泥筑的圆形冢，前有一碑，题名“生圹”（即生前预选的墓穴）。是他去杭州参谒岳飞墓时，敬重其人，喜其墓式而仿造的。

他曾对人说：“我建园于斯，终老于斯，上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俗云盖棺方能定论，我自扪虽碌碌一生，但清白，敢言定论。”圹内是十来丈的方形水泥地面，别无他物，简朴无华。他说：“为人切忌浮夸，我查遍名家，唯杭州岳忠武王之圆冢可以联想，只不敢望民族英雄之项背。”由此可见，马忠骏修筑“生圹”的含意。近代著名文学家林纾为之写了“马遁庵生圹铭”，收入了《畏庐文集》中。在生圹，还有当时东三省军政要人为他挥毫的诗词书画，如吴大徵、张焕相等人的题咏。这些连同记述马忠骏生平的碑刻拓片印制成册，装帧为一函的《遁园杂俎》，都是研究、了解哈尔滨的历史及马忠骏其人的有价值的资料。

晚稼轩后面是稍晚一些时候修建的一所宅院，也是他为自己一家准备的遁居之所，名曰“遁庐”。他有时为人作书、写匾也以“遁庐”落款。

马忠骏在遁园经营农业、园艺和饲养，并进行一些试验。他经营遁园的热情很高，由一个跑经纪的苏联人从苏联买来了拖拉机。他还向一些人宣传过，让他们也买拖拉机种地。然而，因为拖拉机损坏后零件配不上，用拖拉机耕种没有成功。在园艺方面，他把东北南部的苹果移植到北方来，由于冰雪严寒，苗木全冻死了。有人向他介绍了米丘林学说之后，他重新选择了苹果的父本和母本，并请来一位白俄技术员拉特金，从苏联引进父本，与当地的山丁子嫁接，培养出了适合东北北部生长的新品种。为此，他欣喜若狂，自豪地称自己是中国的米丘林。除了耕种和园艺之外，他还大力经营饲养业，主要是养鸡和养兔。为了改良鸡的品种，派他的七子马维城东渡日本，在名古屋买回了来克亨、九斤黄、大芦花等鸡种。还从日本购进了先进的孵化器，改进养鸡的技术，办起了哈尔滨较早的一个机械化养鸡场。

“马公馆”

当时，中东铁路具有特殊的地位，哈尔滨的市政管理多重并

畸形发展，市政管理局的地位甚低。马忠骏虽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任了四年多的局长之职，但不如“马总办”之称流传广。

哈尔滨俄侨众多，到处可见俄国的风情。

二十年代的西马家沟一带，园林葱郁，寥廓寂静，远远可闻教堂的钟声与马嘶鸡鸣，诗人称这里是“田园都市”。在通道街（今中山路）中段和文昌街附近，有好多所占地颇大的西式私人庭园住宅，居住着一批达官贵人。马忠骏的公馆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早的一所马公馆，也是最豪华的一所。这就是路东那座灰色欧洲古堡式的建筑（即今和平路一〇九号）。

马忠骏虽然崇信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他置身于当时的上层社会，又从事外交活动，欧化的的生活方式对他一家的影响也颇深。这个上下数十口人的大家庭，在极盛时期，其豪奢生活是闻名遐迩的。马公馆拥有自用小汽车、俄式马车，有供骑乘的洋马，有中、西两班厨师。圣诞节仿俄侨风俗，大厅中放置一棵枞树并悬挂彩灯、彩带，还有各种玩具和假面具以供娱乐。有专聘的家庭教师教授外文，女公子大都擅长俄语、骑马和交际舞。所以，时人对这里有“阔马”和“皇宫”之称，又有“虽张（作霖）吴（俊升）之阔而不及”之语。

马公馆的兴起与衰落不过短短的十余年，它的迁徙就是衰落的标志。从最早的那座欧洲古堡式建筑开始，到二十年代末迁到路西一座二层楼。一九三一年左右在这附近的南侧新建一座二层楼，更加简易，建筑外表无任何修饰，后院也没有任何庭园设施。一九三三年前后，全家抛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迁居到马家花园了。

辞 职

马忠骏的遁世思想前面已做了叙述，他的遁世思想支配了他后来辞职、隐退的行动。

马忠骏在任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和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期间，就开始营建遁园，就已厌弃了仕途生活。他不愿到官场里去应酬，经常与张半园、陈亮伯、成多禄、钟广生等文人幕僚写诗唱和。他后来要辞职，因为不好干，干不了，有奉天人（指奉系）、有日本人（指日本势力和亲日派）、还有俄国人，多方掣肘，不好办。

有人说，马忠骏是因为得罪了吴俊升的五姨太，所以，吴俊升当省长罢掉了马忠骏的局长。其实，吴俊升没有五姨太。有这样一件事：张作霖的一位夫人由张学良陪着来马公馆作客，进门脱大衣时，由于地板滑，女仆刘妈接大衣时不小心将她带倒，弄得很尴尬。但这也与马忠骏不当局长无关。张作霖、吴俊升、张焕相表面都很尊重马忠骏。马忠骏本人也说，他清末在奉天当官时，收编过胡子，张作霖也是绿林出身，因此，对他是高看一眼的。马忠骏不愿意当官，主要是因为世道乱，官不好当。

于是，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三月五日，马忠骏给吴俊升发了一封电报，全文是：

“为呈不胜方陪，恳请辞职，仰祈鉴核俯准事。

“窃忠骏任职垂十一载，持慎将事，时惧不胜。请渥训导，得免陨越，每怀裁植之厚，曷敢自外？

“诚以垂暮之年，身非富綽，从公自宜尽已，赔累实所弗胜。樽节过陋，江省局面攸关。自度辁材，唯有谨让贤路。

“所有恳请辞职情形，理合呈请鉴核俯准，遵员接替。

“不胜待命之至

谨呈

黑龙江省长吴”